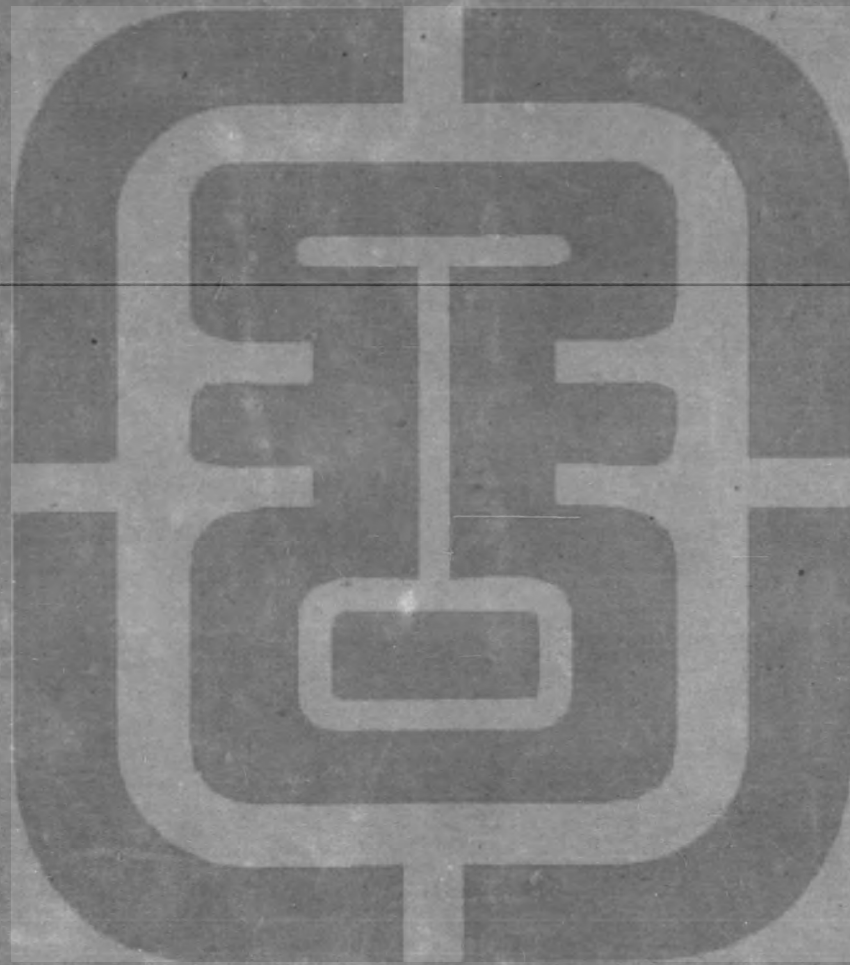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

十三十四



春秋經傳集解成下第十三

昭公十四年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正月公在晉不書諱

見晉侯使ノケキ卻シラフ欒來聘已丑及ニト卻欒盟

卻欒ハ父克從

兄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

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

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前年七月公如

晉弔至是乃得歸 卻孿來聘且泣盟公請受盟故使

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勝之 穆姜曰吾

不以妾為姒昆弟之妻相謂為姒穆姜宣生

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

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為魯大夫

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考叔魯惠公五世孫 卻孿來

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

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 子將若何曰吾不能

死亡言不與 卻孿婦婦人遂行生二子於 卻

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

二子於河 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仇儷而亡

之仇敵也 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 將何

以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為之婦也傳 夏季

文子如晉報聘且泣盟也卻孿文子交盟魯

故但書來盟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

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 不勝怒而出及陽樊

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

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秋宣伯

聘于齊以脩前好鞏以前晉郤至與周爭鄆

田鄆，溫別邑今河內懷王命劉康公單襄公

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郤

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

之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

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蘇氏即狄又不能於

狄而奔衛事在僖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

三十五年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而後及

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

使郤至勿敢爭傳言郤至貪所以亡宋華元善於令尹

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莠成

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

晉楚之成為明年盟秦晉為成將會于令

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

史顛盟晉侯于河東史顛秦大夫晉卻犇盟秦伯

于河西就盟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

以質信也齊一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

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為二十三年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

侯于瑣澤瑣澤地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冬

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

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

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宋華

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夏五月晉士燮會楚

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

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蓄危備

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

交贄往來道路無雍贄幣也謀其不協而討不

庭討背叛不來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俾

墜其師無克胙國俾使也鄭伯如晉聽成猶聽

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

成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

敗狄于交剛晉卻至如楚聘且泣盟楚子享

之子及相為地室而縣焉縣鐘也卻至將登

金奏作於下繫鐘而驚而走出子及曰日云

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

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

也賜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伐此下臣不

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及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

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

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

日賓主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

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

王事間缺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

享有體薦設飢而不倚爵盈而宴以示慈惠

擊

卷之三

四三

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

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無事

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

蔽扞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于城詩周南之

貌于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已及其亂也諸侯貪冒

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曰尋常言爭三尺丈

之地以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取

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已志使侵害隣國為搏噬之用無已故詩曰

赴赴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

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于

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為今

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

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

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意曹楚不能

伐為十六年鄆陵戰張本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報

至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

當召兵而三月公如京師代秦道過京夏五乞師謙辭

月公圍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五同盟秋

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

將事致君命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

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

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亡

何為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三月公如京師

宣伯欲賜欲王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

不加厚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儀者

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

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不書兵不加秦成

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內也盛以脤器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

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

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

與我祀有執膳膳祭戎有受脰神之太節也

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弃其命矣惰則失中其不

及乎為成肅公卒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呂相魏錡子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

公秦相好勳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

姻穆公夫人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

辟驪姬也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

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一年秦又

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亦悔

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是穆之成也成功

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踰越險阻征

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

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師諸侯

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

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謙

言大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

侯送致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此意

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

公即世穆為不弔弔見傷蔑死我君寡我襄公

也寡弱送我殺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

費滑代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緜氏縣散離我兄弟撓亂

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

舊勲納文公之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

在僖三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穆公弗聽

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闞克歸楚求成

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弒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建快

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

我之自出錫晉外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

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螫賊食禾稼

公子子子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

我河曲也伐我涑川停我王官涑水出河

西南至蒲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

年二十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

絕故不復及君之嗣也君秦我君景公引領

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君亦不惠稱盟肯

而共盟利吾有狄難謂晉滅入我河縣焚我

箕郤芟夷我農功夷傷虔劉我邊垂虔劉皆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君亦悔禍之

延也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晉獻使伯車

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

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

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一年申

君又不祥善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

州也及與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隗齊魯如

自狄伐而獲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

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

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

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

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二一公穆康共二一王成穆乾曰

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

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

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暱親也寡

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

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

以退承君之意以承君之命豈敢徵亂徵要君若不施

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

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俾使秦桓公既與

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

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此三事以正秦罪

於京切音央 二海紀名世言
今人表也 臨而七也

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荀庚代士燮將上軍

代荀 郤錡佐之代士韓厥將下軍代郤荀營

佐之代趙趙旃將新軍代韓郤至佐之代趙

郤毅御戎欒鍼為右郤毅郤至弟孟獻子曰

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師軍師五月丁亥晉

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戰敗績不

韓殺秦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曹宣

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

扶風京北高陸縣入渭也逐晉侯于新楚逐迎也既戰晉

還過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太宮不

能殺子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禘廟十年班

羽皆穆反軍于市巳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

官子駟穆遂從而盡焚之焚燒殺子如子駟

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子駟班弟孫曹人使

莫江切音厖

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皆曹

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宣公太子諸侯

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

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欣時國人皆將從

之不義負芻成公乃懼成公告罪且請焉請留

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為十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秋叔孫僑

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鄭公

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秦伯卒無傳

二年大夫盟於罍而不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

林父以七年奔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

使卻犛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

不可定姜定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大國

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

君其忍之違大國必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

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衛侯饗苦成叔

甯惠子相相佐禮惠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

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

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

皆思柔德雖設兕觥觶然不用以兕觥為觶所以罰不敬觶陳設之貌彼交匪

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惰今夫子傲

取禍之道也為十七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

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為許戊

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郭郭郭許人平以

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

求和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

尊夫人也舍族謂不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

而顯辭微而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

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盡其辭有所盡而不

行テ謂ク直ニ言フ其ノ事ヲ盡ス其ノ愆ヲ惡ク而シテ勸ム善ヲ善ノ各々必ズ書ス

所レ以テ爲ス非ハ聖人誰カ能ク脩ム之ヲ脩ニ史策成ス衛侯有シ

疾ニ使テ孔成子甯惠子立テ敬妣之子術以爲大

子ト成子孔達之孫敬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上妙定公妾術厭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

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ヲ

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

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烏呼天禍衛國

國也夫吾不獲轉也使主社稷轉術之大夫母弟之

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ヲ

於衛器實盡寘諸戚寘置也戚而其善晉大夫

備亂起欲以爲援爲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

巳仲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日

日仲氏其後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

于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于京師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公至百會無傳

不緣切音專

夏六月宋公固卒盟楚子伐鄭秋八月庚

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

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衛宋殺其大夫

山不書民明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冬十

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吳

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夫而

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

許遷于葉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

事在十一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

及其民也惡不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

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不然則否

謂身犯謂身犯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

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次守節

者謂賢下失節愚者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

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為下

起一楚將北師侵鄭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

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

盟在二十一年子囊申叔時老矣在申本邑聞

之日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

之亡欲免得乎言不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

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

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使重其罪民將

叛之背盟數無民孰戰楚於郟陵傳秋八月

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

澤為司馬蕩澤公孫華喜為司徒華父督公

孫師為司城莊公孫向為人為大司寇鱣朱為

少司寇鱣瞞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

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為弱故殺華元

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

而不能正不能討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

寵乎乃出奔晉一華戴族也華元司城莊族

也六官者皆栢族也魚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栢公

魚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又必討是無栢

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井及六族魚右曰右師尚獲又雖

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栢族強且多大功國以與之

不反懼栢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

反以克右師討猶有戍在向戍栢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

栢氏雖亡必偏備不盡魚右自止華元于河上

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入攻蕩

氏殺子山喜師非栢族故使攻之書曰宋殺其大夫山

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右向為

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

及將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

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

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

我納全將馳矣登立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

五子亦則決睢水涯閉門登陴矣左師

可作證例禁切謹毀也亦入
曰又不信也

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華元使

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

國人老佐戴公晉三郤害伯宗譜而殺之及

欒弗忌欒弗忌晉伯州犂奔楚伯宗韓獻子

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

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初

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

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下六月

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吳許靈公畏偪

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鄭公子喜帥師

侵宋喜魯公子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

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甲午晦晉侯及

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

績傷且而退故曰楚子敗楚殺其大夫公子

於斬反

側側子反背盟無禮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

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地有沙隨亭不見

公不及鄂陵戰故不公至自會無公會尹子

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邾曹伯歸自

京師為晉侯所殺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各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

無義例從告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立

若立晉地舍之若立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冬十月乙亥叔孫

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十有二月乙丑季孫

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晉許魯公至自會無傳

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

之法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

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鄭叛晉子駟從

楚子盟于武城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

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卒侵伐經傳具文經

從告傳言實他皆放此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敗鄭師也樂懼

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徹宋師不鄭人

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洧陵皆宋地夫渠

留雍立留雍立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鳴鴈在陳

縣西北縣西北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

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

而思而思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

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

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者郤錡將上軍代

荀偃佐之代荀偃荀偃韓厥將下軍郤至佐

新軍荀營居守荀營下軍佐於是郤犍代趙

卻犍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廡來乞師孟

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戊寅晉師起鄭

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

往非使也為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令尹

將左子右尹子辛將右公子適申子及入見

申叔時叔時老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

禮信戰之器也器猶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

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

厚而德正思無邪則用利而事節事得其節

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

求無不具下應各知其極無二故詩曰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烝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是

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尙以聽

敦厚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

死闕戰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奔其民不施

而外絕其好義木瀆齊盟不詳而食語言不信

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而疲民以逞

刑不正邪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

誰致死底也至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

不姚句耳先歸子駒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

而不整速則失志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

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

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

憂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

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

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箕之役先軫不

反命死於秋也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

走不復故道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

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

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也秦狄齊楚皆疆不

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齊秦敵楚而已

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

憂驕九則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

晨壓晉軍而陳未備軍吏患之范匄趨進

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

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

范匄格
音語
迫也
壓也

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

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整

不整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陳不違晦終陰

之盡故兵在陳而譟譟也合而加譟陳合道

有各顧其後莫有鬪心人所恤其舊不必良以

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

車上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伯宗子

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曰召軍吏也

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

先君也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譟且塵

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戰乎曰

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苗賁皇在晉侯

之側亦以王卒告實皇楚鬪極子皆曰國士

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

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

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

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

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變日南國蹇射其元

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

勢蹇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

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有淖於前

也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

公欒鍼為右步毅即郤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

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

公行族強故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

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

且侵官冒也載公為失官慢也去將而御

離局姦也遠其部曲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

欬公以出於淖欬舉也癸巳潘廕之黨與養由

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廕之各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

其能其能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戰

以射以射王怒曰大辱國辱國尚尚知謀知謀詰朝爾射死射死

言言也詰朝詰朝猶明朝猶明朝是戰日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呂錡夢射月中之

退入於泥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占之曰姬姓日也異異

姓月也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

亦必死矣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

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攷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攷

以一矢復命以一矢復命卻至二遇楚子之卒見卻至二遇楚子之卒見

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楚子使工尹襄

問之以弓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有韎韐

之跗注君字也之跗注君字也識見不識見不

穀而趨無乃傷乎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卻至見客免胄承命

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

蒙甲冑蒙甲冑不敢拜命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敢告不寧君命

之辱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為事之故敢肅使者

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樹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樹三肅使者而退晉三肅使者而退晉

韓厥從鄭伯也逐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

御屬顧不在焉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

國君乃止二年，鞏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第

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下遣輕兵單進

以韓鄭伯車前而自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

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葵

乃內旌於弑中葵戰在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

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

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

以退已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

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乃射再

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軼晉師乃

止言二子皆有囚楚公子莼為郤至見欒鍼

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

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

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臣對

曰好以暇暇間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

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請攝飲

焉攝持也持飲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

于子重承奉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也御侍

是以不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掌

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

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且而戰見

星未已子及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

繕甲兵繕治展車馬展陳鷄鳴而食唯命

是聽復欲晉人患之故楚令晉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

蒐蒐閱秣馬利兵秣穀脩陳固列固堅蓐食申

禱申重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王聞之召

子及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及子及醉而不能

見穀陽子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

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范文子立於

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何以及此

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

謂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

謂子及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及再

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及再

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及

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及曰初

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

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

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

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

高固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壤隤壤隤魯邑齊衛皆後非獨

魯明晉以橋如故不見見公宣伯通於穆姜穆姜成欲去季

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

季子公以晉難告魯晉曰請反而聽命姜怒

公子偃公子鉏趨過庶弟指之曰女不可

是皆君也言欲廢公公待於壤隤申宮徹備

備

申_レ勅_ル設_テ守_ラ而_テ後_ニ行_フ是_レ以_テ後_ニ晉_楚使_テ孟_獻子_宮備_テ設_テ守_ラ而_テ後_ニ行_フ是_レ以_テ後_ニ戰_期使_テ孟_獻子

守_ラ于_レ公_宮秋_會于_レ沙_隨謀_テ伐_ラ鄭_也鄭_猶未_レ服_也宣_伯

使_テ告_レ卻_犢曰_魯侯_待于_レ壞_隕以_テ待_テ勝_者觀_レ晉

其_勝卻_犢將_テ新_軍且_レ為_レ公_族大_夫以_テ主_レ東_諸侯

主_レ齊_魯取_テ貨_于宣_伯而_テ訴_レ公_于晉_侯也_訴譖_レ晉

侯_不見_レ公_曹人_請于_レ晉_曰自_レ我_先君_宣公_即

世_在三_十年_國人_曰若_レ之_何憂_猶未_レ弭_弭息_也既_三

謂_レ憂_未息_所而_テ又_レ討_レ我_寡君_前年_晉侯_以亡_亡

曹_國社_稷之_鎮公_子是_レ大_泚曹_也泚_滅

也_先君_無乃_有罪_乎言_今君_無罪_而見_也若_有

罪_則君_列諸_會矣_諸侯_雖有_罪我_之罪_侯伯

會_于戚_曹伯_在列_盟罪_乃君_唯不_遺德_刑遺_失

也_以伯_諸侯_豈獨_遺諸_敝邑_敢私_布之_伯歸_也

不_レ以_レ名_傳七_月公_會尹_武公_及諸_侯伐_鄭將_行

姜_又命_公如_初復_欲使_レ公_公又_申守_而行_諸

侯_之師_次于_レ鄭_西我_師次_于督_揚不_敢過_鄭

督揚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

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

聲伯戒叔孫以下必須聲伯曰日不食以待之

食使者之介而後食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田

熒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下軍武子以諸侯之

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

侵陳蔡不書公不與諸侯遷于穎上戊午鄭子罕宵軍

之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曹人復請

于晉晉侯謂子臧及吾歸而君子臧子

臧及曹伯歸子臧自子臧盡致其邑與邾而

不出不出宜伯使告卻犢曰魯之有季孟猶

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

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

蔑從晉矣蔑無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

殺之行父季我斃蔑也而事晉

蔑有貳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

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莒立公還待于鄆

西邑東郡廩立一縣東有鄆城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

欒曰苟去仲孫茂而止季孫待父吾與子國

親於公室

親魯甚於晉公室

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

之矣

聞其淫情

若去茂與行父是大奔魯國而

罪寡君也若猶不奔而惠周公之福使寡

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

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

仇讎謂齊

亡而為讎治之何及

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

郤欒曰

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

隸賤官敢

介大國以求厚焉

介因也

承寡君之命以請

奉

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

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

二君宜成妾不

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奔忠

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

不受私欒請邑

謀國家不貳

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

圖其身不忘其君

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奔善人也子其圖

之乃許魯平救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

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十二月季孫及

卻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美所

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豹請逆於晉聞魯

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

齊聲孟子通僑如公母宋女使立於高

國之間位此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

於邲傳亦終言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

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單子語諸大夫曰

溫季其亡乎溫季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而

求掩其上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

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為夏書曰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逸書也將慎其細也全而明之

其可乎言卻至顯稱已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主而猶先尹單尊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地

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

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晉侯使荀息來乞

師無傳將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昧十有一月公至自伐

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狸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貜且

卒無傳五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擊卻至楚人

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

于高氏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太子髡

頑侯孺為質於楚侯孺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

戌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

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晉范文子及自

鄢陵前年鄢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

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

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殺乙酉

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一年楚子重救

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齊慶克通于聲孟

子與婦入蒙衣乘輦而入于閔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

人服與婦人相冒閔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

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卧於家夫人

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譴責也夫人怒國

子相靈公以會會代鄭高鮑處乎高無咎及還

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

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公子秋七

月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

以盧叛弱無咎子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

之弟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

卜宰匡句須吉家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

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

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

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

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

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冬諸侯伐鄭前夏末十月

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

諸侯還不畫圍畏楚救初聲伯夢涉洹洹水

郡林慮縣東北至魏或與已瓊瑰食之瓊瑰玉

也食珠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從

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

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懼不敢占也還自

鄭子申至于狸脹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

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

莫而卒繁猶多也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

慶克佐之帥師圍廬廬高國佐從諸侯圍鄭

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廬師殺慶克以殺叛

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

月廬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

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故留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晉厲

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

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胥童以胥克之廢也

怨卻氏童胥克之子宜公而嬖於厲公卻錡

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犢與長魚矯

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

繫之繫之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

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鄆陵戰樂書欲固壘卻至言楚有六

間以取勝也勝也使楚公子枝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

召寡君鄆陵戰晉囚公子枝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

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卻犢將

新軍乞師新軍乞師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會孫悼公君

故言不具

佐

楚主也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

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闍郤至以君盍嘗使

諸周而察之也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

見之公使覘之信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

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道先婦人而

後卿郤至奉豕進之寺人孟張奪之寺人郤

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

厲公將作難晉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

去大族不偏不偏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公

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

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

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

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君實有臣而殺之

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

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待命而已受君之

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命罪孰大焉言

卻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

氏八百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魑助之

沸魑亦人抽戈結社社而偽訟者沸魑訟

卻將謀於樹武堂矯以戈殺駒伯苦成救於

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温季曰逃威也遂趨

卻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

而來故欲逃凶賊為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

曰威當為藏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

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

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謂書臣聞亂在外

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德御軌以刑刑

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

刑德刑不立姦軌竝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去

也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曰寡人有討於卻

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童

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

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

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氏大夫家欒書

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往召韓

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

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

示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備助孟姬亂在八年古人有言曰殺老

牛莫之敢尸而況君子二三子不能事君焉

用厥也尸主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鄆陵舒庸

東夷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鼈虺巢駕鼈虺楚四邑遂

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閔

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民不

與クニセ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

夫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

亂宜其為國戮郤氏失民胥童道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

前年經在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君無道齊殺

其大夫國佐國武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公

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

邾子來朝蔡鹿圉築牆為鹿苑已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晉侯

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

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村虛村地闕丁未

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五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

程滑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

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使荀息士魴逆周子

于京師而立之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

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

乎言有命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

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

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羣臣之

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館

于伯乎同氏晉大夫家辛巳朝于武宮武公館舍也曲沃

君始命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周子有兄而無

惠不能辨救麥故不可立救大豆也豆麥殊形易辨故以為癯

者之候不惠蓋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

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弋殺國佐于內宮

之朝華免齊大夫師逃于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恐不

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奔命專殺以穀叛

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使

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國弱來奔之弟

王湫奔萊湫國慶封為大夫慶伋為司寇封

既齊侯及國弱使嗣國民禮也伋之罪不及不

十一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

厲公殺絕故悼公始命百官始為施舍已責

困救災患巨亦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

節器用也省也時用民使民欲無犯時不縱使私欲

魏相士劬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劬士會子頡魏顛子武趙

胡子此四人其父荀家荀會樂靡韓無忠為祖皆有勞於晉國

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厥子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

公太傅右行幸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辛將

因以為氏士為弁糾御戎校正屬焉糾也校

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荀賓為右司士

屬焉司士車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

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卿

戎御給軍尉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

絳為司馬魏驍張老為候奄鐸過寇為上軍

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使訓卒乘親

以聽命相親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

訓羣駟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

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容故訓羣駟使知禮

渠宜切音奇

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舉不失職

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

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

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

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

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

邲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

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

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以三百葉戍之而

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凡去其國國

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位復其位曰復歸亦

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以

惡曰復入謂身為我首稱兵入伐害國歿民

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逆順之辭通君臣

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

之也不敢貳矣惡謂大國無厭鄙我猶憾已

候

事之則以我為鄙邑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

政而用之使仇政以間吾黨亦吾患也。今將

崇諸使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

也。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

遲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故懼攜離也

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言宋常事晉為顧有此患難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

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

秋杞栢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

之。語其德也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為平公不

徵樂張本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

以不克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築

鹿園書不時也。非土功時己丑公薨于路寢言

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使備師與鄭人侵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

為政。於代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

勤_レ恤_レ成_レ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

救宋_レ地_レ關_レ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_レ畏_レ晉_レ強_レ也

靡角_レ宋_レ地_レ晉士魴來乞師_レ將_レ救_レ季文子問師數於

臧武仲_レ武仲_レ宣_レ子_レ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

軍之佐也_レ知伯_レ荀_レ營_レ今_レ魏_レ季_レ亦_レ佐_レ下_レ軍_レ魏_レ季_レ士_レ魴_レ如_レ伐

鄭可也_レ伐_レ鄭_レ在_レ事_レ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

禮也從之_レ從_レ武_レ仲_レ言_レ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

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_レ不_レ敢_レ請

侯_レ故_レ但_レ請_レ其_レ師_レ為_レ襄_レ元_レ年_レ圍_レ彭_レ城_レ傳_レ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

會葬_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_レ魏_レ于_レ路_レ寢_レ五_レ月_レ而_レ葬_レ國_レ家

安_レ靜_レ世_レ適_レ承_レ嗣_レ故_レ曰_レ書_レ順_レ也

春秋經傳集解成下第十三

春秋經傳集解襄元第十四

春秋經傳集解襄元第十四

杜氏

盡九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於是
公年四歲

仲孫蔑

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圍宋彭城

魯與謀於虛杅而書會者稟命霸王非匹敵故

夏

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

人杞人次于郟

郟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郟以待晉

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

崩無傳辛酉九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

來聘剽子叔晉侯使荀營來聘冬者十月初

至皆未聞喪故各得一行之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正月正月無

己亥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日誤

子治春秋追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

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謂之宋志

稱宋亦以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

城者歸寘諸甄立彭城降不書賤略之甄立

壺立五大夫魯右向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

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光齊靈夏五

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荀偃

不書非敗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

元帥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鄭以待晉師齊魯

杞晉師自鄭以鄭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

子自鄭先歸不與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

洪孤切音胡

左氏傳

援多子為韓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

郡鄭子然鄭子然侵宋取大丘譙國鄆縣東北有九

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冬衛子救晉知武子

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國

聘焉大字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

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鄭師伐

宋書伐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

鄭伯踰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晉師宋

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秋七月仲孫蔑

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三月而葬速叔孫豹如宋

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

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于戚遂城虎牢鄭以偏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齊侯伐萊城故

古困切昆 大同露情

鄭音纂

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

夙沙衛齊寺人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

公之為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夏齊姜薨初

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櫬與頌琴櫬棺也頌

琴琴名猶言雅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

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

大焉穆姜成公母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

順德之行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季孫於是

為不哲矣言逆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

妣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

孔偕詩周頌烝進也昇與也偕徧也言敬事

是不敬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

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

以偪之為六年滅萊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

肩於晉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

於其目謂郟陵戰晉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

初觀切音親梓棺也

直教切近佛之不便也

此患不為他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

人蓋在已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

之盟誓言盟誓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

諭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駒為政子

國為司馬晉師侵鄭非禮諸大夫欲從晉

子駒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又叛晉孟獻子曰請城

虎牢以偏鄭虎牢舊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

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

故也三國齊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營將

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得

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若不

得請事將在齊將伐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

城虎牢足以伐豈唯寡君賴之傳言荀罃穆叔

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

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

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子孟獻子

謀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

子重子辛偏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

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

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

外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會六月公會單子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

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

盟以安中王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

而自來故言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

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

誤秋公至自會無傳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克鳩

茲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無湖縣東今阜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

漆甲成組文以侵吳吳人憂而擊之獲鄧廖被練練袍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

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

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

如所亡當時楚人以此咎子重子重病之遂

遇心疾而卒憂患故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

夏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首首至地知

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

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

仇讎謂齊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

事盟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將合

諸侯使壬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

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

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

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

彤外與士甸盟 祁奚請老老致 晉侯問嗣焉

嗣續其職者 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又

問焉對曰午也可矣子祁 於是羊舌職死矣晉

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 於是

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 君子謂

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

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 偏屬也 商書曰無偏

無黨玉道蕩蕩商書洪範也 蕩平正無私 其祁奚之謂

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 祁午得位伯華得官

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 物事也 能舉善也夫唯

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

奚有焉詩小雅言唯德 六月公會單頃公

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頃公 王邴士 晉侯使荀

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 多難 楚子辛為

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

患楚侵欲袁僑 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陳告

服シ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

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夫晉侯之弟揚干亂

行於曲梁行陳魏絳戮其僕僕御也御晉侯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

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

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

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將伏劍士魴張

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

也斯此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軍事有死無

犯為敬守官行法雖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

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揚干無所逃罪懼自不能致訓至於

用鉞用鉞斬揚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

心言不敢請歸死於司寇致於司公跣而

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

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

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敢以為請請使晉侯

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及役與之禮食使

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張老為中軍司馬

絳代魏士富為候奄代張老士富楚司馬公子

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

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

月無已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妣

氏薨成公妾襄公葬陳成公無八月辛亥葬

我小君定妣無傳定謚也禮母以予墳踰

月而葬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

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韓獻子患之言於朝

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

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三月陳成

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陳人不

聽命不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

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

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為下陳穆叔如

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晉侯享之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各周禮以鐘鼓奏

又下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太歌鹿鳴之三

三拜小雅之首鹿鳴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

之行人通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

籍之以樂以辱吾子籍薦吾子舍其大而重

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

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文王兩君相見

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

會同以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晉

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

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因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詩言使臣

來四牡駢

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皇皇者華君教使

臣曰必諮於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

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之不及忠信

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諷周爰諮謀周爰諮度

周爰諮詢言必於忠臣聞之訪聞於善為咨

信之人諮此四事問善咨親為詢問親戚咨禮為度問禮咨事

為諏問政咨難為謀問患臣獲五善敢不重

拜五善為諮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

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妙本賤既無器匠慶謂

季文子匠慶魯日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

成謂如季孫所議則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

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長初季孫為已樹六

檟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各季文子匠慶

請木為定似季孫曰略不以道匠慶用蒲圃

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傳言遂得君子曰志

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冬公

如晉聽政受貢賦多晉侯享公公請屬節小

節小

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
出貢賦上中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鄭今琅

邢鄭縣 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

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 鄭無賦

於司馬晉司馬又掌 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

敝邑褊小闕而為罪闕不 寡君是以願借助

焉借鄭以 晉侯許之為明年叔孫豹鄭 楚人

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間同 無終

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 因魏莊

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 晉

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

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

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

諸華必叛諸華中國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

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

有窮君之號 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 對曰昔有

夏之方襄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

代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

代相號曰有窮恃其射也羿善射不脩民事而

淫于原獸潘放弃武羅伯困熊羆有圍

之賢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

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夷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内内而

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樂之

田樹之詐以取其國家樹立外内咸服信

詐羿猶不悛也將歸自田家衆殺而

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

門殺之於靡奔有南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

浞因羿室就其生澆及豷恃其讒詐偽而

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

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處

澆于過處豷于戈過皆國名東萊掖縣北

靡自有南氏收二國之燼燼遺以滅浞而立

計意切音戲

五代十四

少康少康復后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

戈后杼少有窮由是遂亡矢人故也從因

昔周辛甲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

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於虞人之箴

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遠貌經啓

九道啓開九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

德用不擾人神各有其所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言但武不可重

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獸臣

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虞箴如是可

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公

曰然則莫如和我乎對曰和我有五利焉戎

狄荐居荐聚也易土捕輕也土可賈焉一也

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稽人成功二也聳懼狎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

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鑒于后羿

而用德度以后昇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分

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

善謀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侯能用

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鄆屬魯故救之狐駘國

人逆喪者皆鬻魯於是乎始鬻鬻麻髮合結

故不能備內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

狐駘臧紇時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

使我敗於邾襄公切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發子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仲

孫茂衛孫林父會吳子善道魯衛俱受命於

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秋大雩楚殺其大夫

公子壬夫書各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

人鄆人于戚穆叔使鄆人聽命于會故鄆見

公至自會無冬戍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

可作巨
髮皆名露新
髮皆名露新
髮皆名露新

告命故獨楚公子負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

公至自救陳無傳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鄭聞其

至以明之傳捕經公王使王叔陳生想戎于晉王叔周

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夏鄭子

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穆叔覲鄭太子于

晉以成屬鄭覲見也前年請屬鄭故將書曰

叔孫豹鄭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與豹

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十年會雞澤吳且請

聽諸侯之好更請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

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故孟獻

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十子皆受秋大雩旱

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

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

報切音暴虐也急也猛也

傳每釋之日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楚人討陳叛故也

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

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

不刑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

小國上而擁其罪人與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

恨彌篤乃怨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

取死然共王用刑為詩曰周道挺挺我心

高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言謀事不善當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

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鄆陵殺

三卿欲以屬諸侯復書曰成允成功也允信

也言信成然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

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穆救以屬鄆為

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

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楚子囊為

令尹公之子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

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也陳近

陳近

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

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冬諸侯戍陳楚備

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及公

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季文子卒

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宰在阼階尤家器為葬備

也尤具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

重器備器備謂珍寶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

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

乎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

弱來奔華極秋葬杞相公無滕子來朝莒人

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魯行父十有

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一月下

傳六年春杞相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

春秋未嘗書名相公二宋華弱與樂轡以相

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子蕩怒以弓

與成同盟故赴以名各

桔華弱于朝子蕩樂樂也張弓以貫其平公

見之曰司武而桔於朝難以勝矣司武有馬言其懦弱

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

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

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我

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郕

特賂也郕有貢賦之賂在魯冬穆叔如郕聘

且脩平平四年晉人以郕故來討曰何故亡

郕郕屬魯恃賂而慢晉魯不致力輔助季武

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為卿見大國十一

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也事在二年於鄭

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

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甲寅埋之

環城傳於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及杞桓公

卒之月此年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

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與子

齊師大敗之鄉三一人帥別丁未入萊邑兵來解圍

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

四月陳無字厭萊宗器于襄宮無字相子陳

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

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

經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上邾不從乃

免牲稱牲既トス月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

難而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為冬十月

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

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一月公會晉侯宋公陳

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謀救陳侯逃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

鄆實為子所執以瘡疾赴故不書執稱名

侯未至會所而死鄆鄭地不欲再陳侯逃歸

畏楚逃晉而歸

傳七年春鄒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

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

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始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

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南遺為費

宰費季叔仲昭伯為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

欲善季氏而求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費

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去公室所以強小

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秋季武子如

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

家多難故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不時報

有癘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一年為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辭

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

儀已義取非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言譏

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無忌不才

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也與田蘇

方未切音費固疾不復用者亦作廢

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詩曰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

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恤民

為德所以恤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

曲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如是則神聽之介

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庚戌使

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

族大夫師長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而尋孫相子之盟盟在成公登亦登

禮登階臣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

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

未知所適吾子其少安安徐孫子無辭亦無

後容後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適而

不後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謂從者也從順也衡而

委蛇必折衡橫也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楚子囊

圍陳會于鄆以救之諸侯鄭僖公之為太子

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與子罕適晉不禮焉

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穆公及其元年

朝于晉鄭僖元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

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

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

而以瘞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簡公生五年

奉而立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

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

表公弟楚人從之為執二慶使告陳侯于會

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

社稷宗廟懼有二圖屬楚陳侯逃歸以不書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鄭

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其無故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

子公

于刑立

時公在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至自晉

無傳吾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雪冬楚

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晉悼復脩伯業

故朝而稟其多少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

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

子丁

辟罪也加之罪以戮之孫擊孫惡出奔衛

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

鄭侵蔡殺

以求媚於晉子其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

順子產子國子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

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

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囚五年弗得寧矣子

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

何言焉將為戮矣

大命起師五月甲辰會于

刑立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

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三十本作何知

難晉

重煩諸侯故鄭伯厭捷于會故親聽命厭ス

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藥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

可尊故退諸侯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莒既

滅鄆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秋九月大雩旱也冬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

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子

游子子展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遠喻晉之不可待北云詢多職

競作羅北ト詢謀也職主也言既ト且謀之

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事滋無成滋益民急矣

始從楚以紿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

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

竟楚界上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

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

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

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今將齊之雖楚

棟七年會郟八年會刑丘

救我將安用之

言失信得

楚不足貴

親我無成

我是欲

楚欲以鄭為鄙

不可從也

言子駟不可從

如待晉

晉居方明

四軍無闕

八卿和睦必不

奔鄭

四軍謂上中下新

楚師遠糧食將盡

言子駟

必將速歸

何患焉

會之聞之

舍之子

杖莫如

信守

以老楚杖

信以待晉

不亦可乎子駟

曰詩云

謀夫孔多

是用不集

詩小雅孔甚也

為政是非相

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

言謀者多若亂而不戕

不善無適

如匪行

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匪彼也

適謀謀於路

人也不

請從楚駢也

受其咎也

駢名

乃及楚平使

王子伯駢告于晉

伯駢鄭大夫

曰君命

敝邑脩而車賦

倣而師徒以討亂略

索

蔡人不從

敝邑之人不敢

寧處悉索

敝賦

也

以討于蔡

獲司馬燮獻于刑

立今楚來討

也

曰女何故

稱兵于蔡

稱舉 焚我郊保

也

馮陵我城郭

馮迫 敝邑之衆

夫婦男女不

皇啓處以相救也皇，暇也。翦，跪也。翦焉傾覆無所控

告翦，盡也。控，引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

人愁痛夫人，猶人一人也。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

于楚孤也與其二十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

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

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人行李告于寡君一人，獨使也。行李，行

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

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為，明也。晉代，鄭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告將用

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

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教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

汲，相。李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

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

之有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

業，復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公二十八年。我先君

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

藏示子孫以功也先君守宮之嗣也敢不承命

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正晉君君子以為知禮

之義義在晉君故薄

經九年春宋災天火日災夏季孫宿如晉五

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

小君穆姜無傳四月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

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代鄭而書同盟

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一月己亥以長楚子

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為

政卿知將有火災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陳番揭

具綆缶綆汲器備水器盆鑿之屬量輕重

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也文

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表火道火起則從其使

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令隧

正納郊保奔火所隱正官各也五縣為隧納

使華閱討右官官元其司亦華元子

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使樂

造刑器亦如之樂造司寇刑器刑書使皇鄭命校正

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元武守皇鄭皇父充

使西鉏吾元府守鉏吾大宰

令司宮巷伯傲管司宮巷伯管人皆掌官內之事十師

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祝宗用馬

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宗宗人

晉侯問於士弱弱士渥濁曰吾聞之宋

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對曰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

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

火皇建辰之月鶉火

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
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陶唐堯有天下
號閼伯高辛氏

之子傳曰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大
祀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
祀大火

而火紀時焉
謂下出內
火時上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
閼伯之後居商丘立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

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閼猶數
也商人

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
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以
公曰可以必乎對

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言國無道則災
變亦殊故不可

必知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宣子聘
在八年穆

姜薨於東宮
大子宮也穆姜淫
備於欲廢成
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艮下艮上艮周
禮太卜掌三易

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
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

之隨
震下兌上隨史疑
占易遇八為不
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

論隨其出也
史謂隨非
閉固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
猶亡

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
易筮皆以
變者占遇

也
一爻變義異則論象故姜亦以象為
元體之

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拆之
元體之

元體之

長也享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

體仁足以長入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

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今我婦

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而有不仁不

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

謂利弃位而姤姤者之不可謂貞有四德者

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

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美秦景

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

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

使之隨所舉不失選得所官不易方方猶其

卿讓於善讓勝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士競

於教奉止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商工阜

隸不知遷業四民韓厥老矣知勞稟馬以為

政代將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仇中軍

使_レ勾_レ佐_二中_一軍_二韓起少_二於欒廡而欒廡士魴上_二

之使佐_二上_一軍_二廡將_二下_一軍_二魴佐_二上_一軍_二魏絳多功

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_二武新_一君明臣忠上讓

下競_二勞職_一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

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

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接秦人

侵晉晉饑弗能報也_二為_一十_二年_一晉_二冬十月諸侯

伐鄭_二鄭從_一也_二庚午_二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_一

營士勾門于鄭門_二鄭城門也_一衛北宮括曹

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_二師之梁亦_一

上軍_二滕人薛人從欒廡士魴門于北門_一

軍_二把_一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_二二國從_一新

道_二甲戌師于汜_一汜_二衆軍還聚_一汜_二令於諸侯曰脩

器備_二兵器_一盛饌糧_二饌_一乾_二歸老幼_一居疾于

虎牢_二諸侯已取_一鄭_二虎牢_一故_二肆晉圍鄭_一晉過也

不_レ書圍鄭_二逆_一鄭人恐乃行成_二與晉_一中行獻子

服不成圍

日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

無成厭子荀偃也恐楚知武子曰許之盟而

還師以敝楚人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與

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

矣晉各一動而楚猶愈於戰戰勝聚暴骨以逞

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大勞未艾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從勞心之勞諸侯皆

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

服也鄭服故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公子發

國公子嘉子公孫輒子公孫蠆子公孫舍之

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晉士蒞

子為載書莊子士弱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

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

盟如違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

二大國之間介猶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

之謂以兵亂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

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整隘無所底

告名整隘猶委頓底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

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

亦如之亦如也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駒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

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

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

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

始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全

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

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晉人不

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

三門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閏月

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廬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

是十一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閏月五日字

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

人二番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

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

津ツ次于陰陰也地名而還鄭子孔曰晉師可擊

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

可傳言子展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

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

生沙隨在成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

星終也歲星十一二歲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

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君可以冠矣大夫

盥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

之裸謂灌鬯酒也以金若之樂節之以鐘磬

節諸侯以始祖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

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

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

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與晉子駒將

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

背之可乎子駒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

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疆矣盟誓之言豈

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也 質主所臨唯

信信者言之瑞也也 瑞符善之主也是故臨之

神臨明神不蠲要盟也 蠲 潔也背之可也乃及楚

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 鄭城 中 里 各罷戎楚

夫楚莊夫人卒共王 母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

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 恩惠 舍 勞 役輸積聚

以貲也 輸 盡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

滯積散在亦無困人建不覆公無禁利與民 共亦

無貪民禮讓 行祈以幣更不用 牲賓以特牲務 崇

器用不作因 仍 舊車服從給是 給 事 也行之期年國

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 駕 三 興 師 謂 十 年 師 於 牛 首

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春秋經傳集解襄元第十四

...之且...

...身...

...不...

...

...

...

...

...

日曠 哲德



